

大自然的诗篇

□张炜

李白和杜甫诗篇中最感人、最有名的句子可能就要算那些描绘大自然的部分了,这作为中国璀璨夺目的语言艺术的瑰宝,每每让人惊叹甚至费解:为什么关于山河大地的最美好的句子就让他们给写尽了?这里随手可以列举出一长串,可以说是不胜枚举。“太白纯以气象胜。”“西风残照,汉家陵阙”,寥寥八字,独有千古”,这是王国维盛赞李白的名言。“气象”来自哪里?是人的独特胸襟、情怀,但一定是与大自然的培育密不可分。

杜甫的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、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、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、“丛菊两开他日泪,孤舟一系故园心”、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、“迟日江山丽,春风花草香”、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”……都是千古流传的佳句,无一不是描绘自然景物。

李白的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、“长风几万里,吹度玉门关”、“上有青冥之长天,下有绿水之波澜”、“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”、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、“两岸青山相对出,孤帆一片日边来”……这些句子老少能吟,脍炙人口,都是对大自然的观悟和抒写。

翻开古代的诗章,就会发现这是诗人

们的共同之处。几乎每一个古典诗人都是描写大自然的圣手,他们简直就是大自然的发声器官。古人的诗文以及画作之中,都给人以强烈的大自然的冲击力。山水画家成为一个画种,至今仍存,但今天的那种自然之力的冲击感已经远远不能比肩古人了,原因即在于对大自然的情感、那种新鲜入目的感动已经丧失了大半。至于现代诗文,几乎将大自然驱之于千里之外,今人笔下除了声色犬马,再就是人争狗斗和机心变态之类,连窗外的一棵树都懒得看一眼。

古人常常记叙三五好友结伴游历大自然,如李白和杜甫的同游,李白等人于徂徕山下结成的“竹溪六逸”——常常有雅士花上大半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浪迹于山水之间,这在现代人看来是多么傻气的一件事。可是他们不知道,人如果离开了对大自然的依赖之情,没有了对生命大背景的悟想和感知,也必然会丧失王国维所说的那种“气象”,心胸与视野将立即变得窄小,形而上的关怀更是从此难觅了。

人们或许会将这一现象归结为现代化的进程,或者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原因。不过尽管有客观的诸多因由,作为一个诗人或艺术家,他必要存在的情怀和敏感,他的超拔的志趣,仍然还要具备。大自然是无处不在的,一棵树可以透露出大自然

的消息,一座山就是永恒的存在。此处没有旷野,他处还有广漠,大自然总的看还是将人间城郭包围和簇拥起来了。人类改造和破坏大自然的疯狂处处可见,许多地方今天已经是寸草不生。

每个人都有痛苦的记忆。比如一个诗人小时候可能生活在林子里,那时的林子大树粗得不得了,还有各种动物,称得上是一片自然荒野。看过去的记录,我们置身的城郭可能就是几十年前的沼泽,是一片林荒。

现代人对大自然感动的那些器官已经休眠,而另一些部分却被唤醒。现代社会只让人在某些方面变得宽容,让社会变得宽容,并从科学上作出解释。这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一个向度。

如果从发现生命奇异的美、陡峭的情感,发现生命个性的奥秘和社会伦理道德间的鸿沟方面来讲,没有比诗人更能理解和包容的了。可惜我们的诗章就在两难的现代选择和犹豫中,丧失了对大自然的敬畏。我们一天到晚纠缠于一些最时髦的现代命题,却忘记了人类最永恒的命题,对托举和承载整个人类的山川大地视而不见。就此一点,看李白和杜甫的诗,会觉得他们真的是异类——岂止李杜,所有的古代诗人都是异类,他们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。

家的样子

□隋风



而去时,石磨还在桑树下盘踞着,显得很沉默的样子。

枣儿熟了会落下来。

桑葚熟了也会落下来。

一个在夏天,一个在秋天。桑葚枣儿落地的日子,最是小院热闹的时候,母亲会招呼几个大人,撑起一个布帐,摇着树枝,让桑葚枣儿落下来,接住了,收在一个篮子里,送给一村的人,都尝上一口。

小院里还开着一方小菜园,找来一块一块的半截砖,沿着菜园的周边,狗牙似

的栽起来。春上的日子,母亲给小菜园先是施上底肥,把土刨得虚虚的,点上两行豇豆,栽上两行韭菜,又种上几窝丝瓜和油葫芦,以及三两株向日葵,地表的土一干,母亲就浇一遍水,菜苗长出来,扯出蔓来了,母亲就搭起架子,由夏至秋的那段日子,小菜园的收成让母亲的锅灶上总是特别丰富多彩。来客人了,也不用着急,摘一把豇豆,割一撮韭菜,还有丝瓜,葫芦什么的,也采来一些,或清炒,或干煸,或油焖,凑在一起,就是一顿好饭了。如果是朋友稀客,还会摆上酒杯,亲亲热热地碰了,吱喽一声喝下去,脸上便都起了红晕,嘴巴上也就放得开了,说一说久不见面的相思之情,聊一聊听来的乡间趣事,这样的日子,是怎样的逍遥自在啊!

好读闲书的我,时常就坐在小院里,任凭蝉儿在树梢上聒噪,任凭蝴蝶从头顶飞过,我喝一口凉茶,翻开一本喜爱的书,钻进墨香四溢的文字中去,有滋有味地品读着,一忽儿可能手拍膝盖,怒骂出声,一忽儿又会眉喜眼笑,呵呵自乐……这才是家的样子啊!

离家太久了。怀念家的样子,感觉又清晰又模糊,意识里乡下的家便成了一幅绝好的水墨画。

豆棚瓜架、蝶飞蝉鸣的农家小院,宛若世外桃源,梦里已回去了许多次,已经仙逝的母亲还坐在枣树和桑树下,忙着她的家常,我在一旁读着书。梦醒了,真想远离喧嚣的城市,抛开碌碌的功名,作别蜗居的楼宇,回到母亲留下来的农家小院里,让心通通透透地安静下来。

我喜欢有一点点不自觉的傲气的美女,既然她美,便有资格气度不凡。这不同于自己赞自己或者诸多作状,举凡令人心动的美女,眉宇间都是有点矜贵的,她为人再随和,也会自然而然地有一点傲然的神色,那不是装出来的,绝对可以接受。

我发觉女人称赞女人美,往往是有两套人名的,一套是她肯在人前称赞的,只因她喜欢她们,至少不妒忌。另一套是她内心真正称许的,其中有她喜欢与不喜欢的,对于不喜欢的,当然打死也不甘心在别人面前赞上一句。

男士们却很难说了,对着不大美丽的女士也会大赞她美丽,标准比女人宽容得多。

大家V微语

爱恨喜恶分明

□蔡澜

●花,一定要香;水果,非吃甜的不可。

●西瓜多数是甜的,除了一些一点味道也没有的,但也不至于酸。友人是个水果大王,一看即知:“受了内伤。”被碰撞到的西瓜,肉质起了变化,不但有股异味,口感也不佳。

●有些已成偏见:奇异果一定是酸的,但事实并非如此,黄色的奇异果还是甜的。黄皮也有酸的印象,不过接枝后的黄皮不但很甜,而且完全无核。

●葡萄亦有酸有甜,吃多了就分辨得出。澳大利亚有种又黄又绿又枯干的 Santana 葡萄,甜得不得了。法国的虽皮厚又多核,但也很甜,外表是不可靠的,人也一样。

●甜并不代表好吃,要香才行。我这次去新加坡,见有榴梿,但不是季节呀,小贩说要吃也可以,只是甜罢了,试了一个,果然如嚼方糖。味道的影响是那么重要!

●一生做人,爱恨喜恶分明,对水果的态度也是一样的。酸就是酸,甜就是甜,没有所谓的灰色地带。要吃酸的,干脆咬青梅嚼柠檬去。

读史札记

看人 观其“不为”

□愚公

判断一个人,要看其“所为”,更要看其“不为”。孔子说:“听其言而观其行。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其实,“观其行”,不仅要“做什么”,更要看“不做什么”。

比如,判断君子和小人,如果只看是否谈仁讲义,很可能看错,如果再看一下能否做到不“巧言令色”,就会准确得多。这背后的逻辑是,君子一定不是“巧言令色”之人。

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判断方法:一个人的“不为”,更能显示他的品质和底线。

弟子子游(言偃)在武城主政,孔子问他发现了什么人才没有?子游回答:“有澹公灭明者,行不由径,非公事,未尝至于偃之室也。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意思是说,有一个叫澹公灭明的人,行路不走小道,除了公事,从不到我屋子里来拜谒。从不为私事而拜谒长官一事,子游看出了澹公灭明的品质。

另一个例子。弟子子路和冉求都在季府做事。有人问孔子,作为臣属,他们对季氏一定唯命是从吧?孔子回答:“弑父与君,亦不从也。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这是对自己弟子的信任,相信他们有底线,杀父弑君之事,决不会跟着干的。

为什么从一个人的“不为”,比“所为”更能看出其品质和底线呢?

在孔子看来,人之贤与不贤,不在于是否比他人某一方面强多少,而在于是否“知止”。何谓“知止”?“子曰:‘于止,知其所止’”(《礼记·大学》)——知道自己的行为应该在哪里停止。

在这一点上,荀子有过更详尽的论述:“君子之所谓贤者,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;君子之所谓知者,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;君子之所谓辩者,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;君子之所谓察者,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;有所止矣。”(《荀子·儒效》)就是说,贤者不是比別人更能干、更多知、更雄辩、更洞察,而是懂得“有所止矣”。

其实,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,是“知止”——知道人类行为的界限在哪里;什么能做,什么不能做。不然,所有的社会进步、科技发明和经济发展,都会走向文明的反面。

冯友兰曾说中国哲学在认识论上有一种“负的方法”——某一事物,不能直接讨论时,只说它不是什么,从而显示其某些本性。(《中国哲学简史》)孔子对人的判断,也可谓是一种“负的方法”——观其“不为”,也就更能判断其“所为”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张红宇
版编辑:赫巍利
版美编:冯漫图
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 lswbcgh@sina.com 联系

总第 8763 期 | 社务管理部:22698080
编采管理部:22699233

发行部:22853760 订报热线: 22895302
广告部:22699260 22699261

社址: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
电报挂号:1032 邮编:110003

广告经营许可证:辽工商广字 01—257 号
印刷: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零售价:1.00 元/份
订阅价:300 元/年